

成人写作得失谈

赵广新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成人写作得失谈

赵广新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年·沈阳

成人写作得失谈

Chengren Xiezuo Deshi Tan

赵广新 编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字数: 100,0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6 1/2

印数: 1—10,1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春城

尾花: 佟树林

封面设计: 李秀中

责任校对: 李文杰

统一书号: 7090·417

定价: 1.05 元

目 录

- 一、文不苟作 (1)
 - “立意”谈
- 二、不识庐山真面目 (7)
 - 主题应鲜明
- 三、“文章合为时而著” (12)
 - 谈“时代感”
- 四、西服与毡帽 (16)
 - 不可小看标题
- 五、一着不慎，全文皆丢 (20)
 - 谈“审题”
- 六、存同求异，重在突破 (25)
 - 谈选题
- 七、“四不象”的联想 (30)
 - “文体感”浅议
- 八、何为“本”？何为“末”？ (34)
 - 关于“源泉”问题的复信
- 九、大千世界任摄取 (38)
 - 要善于“捕捉”
- 十、一事乖僻 全篇震惊 (43)
 - 谈真实

- 十一、画鬼易，画狗难 (47)
——再谈真实
- 十二、感受得深，描述得准 (51)
——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 十三、于平凡中求新意 (56)
——从一篇习作谈起
- 十四、瘦子的衣服格外需要垫肩 (60)
——屏弃浮华
- 十五、画虎不成反类狗 (65)
——描写失误谈
- 十六、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70)
——关于肖像描写
- 十七、情之所至，笔亦随之 (77)
——抒情浅议
- 十八、“广州雪花大如席” (81)
——夸张要适度
- 十九、不可众口一词，千人一腔 (85)
——谈语言的个性化
- 二十、从县官买猪舌说到写字 (92)
——端正字风
- 二十一、文似看山不喜平 (97)
——多点文采
- 二十二、文不厌改 (102)
——从“王勃闹鬼不成”说开去

二十三、豪言不豪，壮语不壮	(107)
——关于“决心书”之类	
二十四、“我不是那块料”析	(111)
——谈写作的意志力	
二十五、要有感而发	(114)
——关于“读后感”的写作	
二十六、文学评论写作五题	(119)
二十七、议论文写作二题	(126)
二十八、记叙文写作二题	(132)

习作评改

夜，静悄悄	(136)
《游新春灯会》	(141)
鸡蛋	(146)
柳暗花明	(152)
“攫金者”戒	(157)
后记	(161)

一、文不苟作

——“立意”谈

古人论文主张“文不苟作”。苟者，随便之意也。即不能随便为文。清人顾炎武说得好：“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有裨于后代”。他严于律己，“平生不作无益之文”。鲁迅更是抱着“为人生”的目的而写作，他的许多作品在于“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

今天，我们早已进入社会主义时代，我们写文章更要有鲜明的目的性。这就必须讲究立意。立，是确立；意，是指文章的中心思想。立意，就是确立主题思想或中心思想。立意要明确。作者在反映生活和评价生活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清楚，并发表明确的见解和主张。立意，反映了作者对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中某种事物的分析、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作者的思想和写作意图，是用来影响读者，达到写作目的的东西。因此，立意还有一个正确与否的问题。写文章总是要给人看的，文章一经写出，它就是客观存在。这样，写作者在炼意时，则不能不考虑用什么样的思想观点去影响人、教育人的问题，即不能不考虑社会效果。“诗文美者，命意必善”。一个正确的、积极的、健康的主题，会给人以极好的影响，发人深省，催人向上。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那些“为世用者”的文章，则生命久远，广为流传；不“为世用者”，则很难永存。其实

不要说为世用与不为世用，即使是写同样的题材，主题同样健康，由于思想境界的高下，那影响的大小也是迥然不同的。试比较一下宋朝诗人陈师道与陆游的示儿诗：

示三子

陈师道

去远即相忘，归近不可忍。
儿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
喜报不得语，泪尽方一哂。
了知不是梦，忽忽心未稳。

示儿

陆游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陈师道的诗是写给他的三个儿子的。陈当年家贫，养不起家。他的三个儿子及妻子都曾随其岳父赴四川。这是儿子们回来时写的诗。大意是：离得远了时间长了也就忘了，知道你们要回来了，反倒想念得更厉害了。你们已经回到我的眼前了，我都有些不认识了。因为太高兴了连话都说不出来，先流完了高兴的眼泪才笑起来。明明知道这不是做梦，

可是心里还是不大踏实。

这首诗抒发的父子之情，真挚、深沉，立意不错。

陆游的诗是他死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这可以说是他的遗嘱，表达了他的遗愿。大意是：人死去本来一切也就与己无关了，但令我悲哀的是我没有看见收复失地，恢复国家的统一。等到我们大宋的军队收复了失地的那一天，你在家祭的时候，可不要忘记把胜利的消息告诉我！

当时宋朝的淮河以北广大地区沦陷在金人手里。陆游是伟大的爱国诗人，他在临死前想到的也不是个人的生死，而是祖国的统一。诗中表现的崇高的思想境界，使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几百年来广为流传。

作者写什么，不写什么，确立什么样的主题，以及如何写，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世界观。鲁迅先生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因此，要想写出好文章，有一个正确的思想，有一定的政治修养是必要的。否则，对生活缺乏热情，对社会的一些问题缺乏全面的认识、了解、分析，以一种偏激情绪写出的文章，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有一位青年业余作者在来信中说：

这几年我对生活已不抱什么希望，活着就是活着，生活给我冰冻，我就还它严寒，对社会不负什么责任。这成了我的信条。我从未参加学雷锋做好事之类的活动，总是离群索居。平时读读小说，写点习作，寄托我心中的悲苦。

写文章的人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对读者负责，对社会负责。以冰冷的态度对待生活，远离群众，对社会不负什么责任，这样消极的人生哲学，是不会写出有益于社会，有良好社会效果的文章的。

现在的青年人思想活跃，看问题敏锐。他们很喜欢横着看问题，很能看出一些社会弊端。并且看到就说，并与之斗争，促使问题的解决，这很好。但也有一些人似乎看破了红尘，整天泄私愤、发牢骚，指责、抱怨。他们如同那些只诊病（有时诊病也没有诊治），不开方的医生一样，成了指手划脚的局外人，对国家、对社会确实是不负责任的。请看一首诗：

寻

我在寻找着

寻找着——我的世界。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

我曾想到去死，
但又不甘心。

现在

我正加倍的努力

寻找——寻找——

但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早已看破

我敢向阿波罗神启示

（原诗就是这样，

应为“起誓”）。

在我身边——周围
凡是两条腿走路的，
都是骗子。
也许，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多余的人。
但，我希望在我死之前，
能够看到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能够改善，
希望这个世界属于每个人，
当然我是除外。

这样的“诗”是很不健康的。首先，它表现了一种悲观厌世的情绪。“我”曾经想到了“死”，即使对死还不大甘心，也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已看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次，是看问题的极端片面性。我为什么赞同世界观对主题的制约作用呢？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起码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就很容易产生片面性。“我”就是这样，看问题太绝对了，绝对到认为“凡是”他周围会走路的人都是“骗子”，但不知是否包括“我”的父母、弟妹？

诚然，生活中骗子是有的。也许“我”上过当，受过骗。但不能因此而认为“凡是”人就是骗子。本来，写文章揭露时弊，也未尝不可，但目的必须明确，要切中时弊，不能为了揭露而揭露，更不能只是为了痛快一下而揭露。而要深入揭露造成这些丑恶现象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总结出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而克服它，使社会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

那么，写文章到底应该如何立意呢？我不想系统谈这个问题，只是根据同志们的写作实际，谈两点。首要的是要回答人人关心的问题，即主题应具有时代感，如“四化”建设问题，改革问题，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当然也可以写些“小”问题，那也要力求“小中见大”。其次，要创新。“文章切忌随人后”，立意也应这样。人云亦云，依样画葫芦，不好。创新，就是“突破”，可以这样说，没有“突破”，便没有创作。



二、不识庐山真面目

——主题应鲜明

有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说，由于置身庐山之中，反而看不清庐山的真实面貌。这大约就是当事者迷吧。

写文章也有类似的情形。作者陷在材料中，跳不出，站不高，形不成一个明确的认识，提不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即认不清材料，写出的是糊涂文章。请看一位刚迈入电大的学生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我又坐在课桌前》：

每当我坐在课桌上的时候，我的心是多么不平静啊！这是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读书的机会。

祖国是一片浩瀚的海洋，无穷无尽，汹涌澎湃，没有文化水平能为国家做贡献吗？早晨我骑着自行车往学校去的时候，都想着教师前天留的功课。教师这名字是多么朴素啊，它即（既）有讲课意义，又是我们的园丁，还是同学们的家长，认（任）劳认（任）怨埋头苦干的老黄牛。

早晨马路上的车辆川流不息，来往行人络绎不绝，有的在等着公共汽车，有的在路的两侧跑步锻炼身体，当我在树底下经过时，荫绿色的树是非常茂盛，给过往行人增加新的环境。

再往前走，有时路过交通岗，它的红绿黄灯，不时出现，这时有的在思考一天的工作，有的在等待，刹时间绿灯亮了，所有的人都奔波着走向各自要去的地方。

我就往学校的路上奔去，当我来到校门口，下了车，进入了大门一看，左侧是收发室，正前方是教学楼，两侧是花池，花池是长方形的，用红砖镶的边，里边种着各样草本花植物。每当花开时鲜艳多彩，蝴蝶在上边不时飞舞，摆动着整个身躯，翩翩起舞，不时有的独立翱翔，不时有的飞向高空。

我往教室去了，经过走廊，上了三楼，来到教室座位上，拿出书本，准备好钢笔，等着老师给我们讲课。这时老师夹着本书进入教室，给我们讲今天的课程，老师很细心地讲它的中心意义。学员们聚精会神地听着，有时同学们向老师提问题，教师很耐心地向同学们指教。黑板油光发亮，不时反射出光辉，耀眼的字迹，照耀在同学们的眼里，温暖在心里。老师就是我们的园丁，也是人民的公仆，新的一页开始了。

铃声响了，这样就下课了，大家走出教室，准备下一课的到来。

这篇文章中心写的是什么呢？到底要说明什么问题呢？你说不清楚。这是一篇“不见庐山真面目”，中心思想不明确的文章。它只是写了个上学的过程，这“过程”许多是与“我又坐在课桌前”毫不相干的，真是信笔由之，见啥写啥。想起教师，便写什么叫教师；见到马路，就写马路两旁的行人、树荫；见到交通岗，就写红绿黄灯；见到学校，就

写收发室在哪儿，教学楼在哪儿，见到花池，就写花池是什么样的；见到蝴蝶就写蝴蝶是怎么飞的……即使是好不容易写到了课堂，也不过是写了个上课的过程。说得不客气些，这是一篇“流水帐”。

语言的运用也有不少毛病。如“坐在课桌上”，不是“上”，应是“前”；“心……不平静”，应是“心情”；祖国不完全是浩瀚的海洋，还有陆地；蝴蝶飞不上“高空”；黑板上的字，也不能“耀眼”。另外“即……又……”应是“既”等。

写文章不能漫无中心。在文章中要表明作者的观点和主张，即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都要明确，这便是中心思想。

“意犹帅也”，在行文过程中，它处处都起统帅作用，贯穿文章的首尾，是一篇文章的灵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主题”如同山中的“仙”，水中的“龙”，没有它，“山”、“水”都会黯然失色。

那么，怎样才能使文章有明确的中心思想呢？

首先是“意在笔先”。“意”就是主题，这主题应在动笔前形成并确立。它产生于作者的生活实践，产生于全部材料和题材之中。换句话说，是作者对所掌握的全部材料，经过分析、研究、加工、提炼，从而形成的一种观念和认识。这里面作者的世界观始终起着作用，所以主题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但“事实”（材料、生活）是第一性的，而“主题”（思想、认识）是第二性的。如果不顾事实，灵机一动，凭脑子任意想一个什么“主题”加上去，那是硬贴上去的，是不符合我们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的。“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就是这种货色。那是在作者还没有生活印象、没有题材之前，先定一个主题，再让作者根据这个主题

去找题材、找人物、编故事。“主题先行”是唯心主义的东西，是和“四人帮”提出的创作要从“路线出发”一脉相承的。

我们所说的“意在笔先”和“四人帮”鼓吹的“主题先行”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这个“先”在动笔之前必须有。拿《我又坐在课桌前》这个题目来说，首先得搞清楚命题者出这个题目要求我们写些什么。在审这个题目的时候，就要把同它有关的生活（材料）拿出来研究一番，应该想一想“又坐在课桌前”的“又”表示再一次，那就是说过去也有过坐在“课桌前”的经历，只是由于“十年动乱”或者“上山下乡”，没有真正学到知识，所以才有这“又”一次。而这次“又”一次，是来之不易的，所以要珍惜这一机会，发奋学习，学到本领，以便更好地为建设“四化”大业出力。这样便有了主题，行文时凡是能说明主题，与主题有关的事就写，否则不写。

二是要緊粘主题行文。主题一经确定，整个行文写作过程，处处都要受它的统帅，无论是材料的选择、结构的安排，还是语言的使用等，都要受它制约，即紧紧粘住主题作文章。这样写成的文章才会是一个有灵魂的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一盘散沙。《我又坐在课桌前》这篇文章的作者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或者说没有明确要这样做，所以当行文过程中本来有机会粘上主题的时候绕开了。如第一段的结尾说：“这是祖国母亲给了我第二次读书的机会。”这个开头落笔入题，不绕弯子，本来是很好的，这一句话也能很自然地引出下文。既然是祖国母亲给了第二次读书机会，可见第一次读书机会也给了，但又失去了。如能顺承上文接着便是倒叙以前那次坐在课桌前和离开课桌后的情况，然后再顺叙这一次

读书机会的得来，来个以旧托新，今昔对比，是顺理成章的。但作者没有这样做，绕开了，扯到看人行道上的行人，看交通岗的红绿黄灯等无关的事情上去了。本来在第二段也想到了老师前天留的“功课”（应是“作业”），如果这地方不岔开，顺着写下去也能与题目相扣。

这篇文章漫天画龙，就是不点睛。因而“不识庐山真面目”（中心思想）的教训是值得吸取的：切记粘紧主题行文。

三是要注意材料的取舍。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这一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何使文章的中心思想明确，材料的使用也很重要。那些能够有力地支持和说明中心思想的材料则留之，那些不能突出，甚至能淹没中心思想的材料则舍之。这里关键是“舍”。一些人写文章常犯的毛病是舍不得材料，喜欢有用无用的一古脑地堆砌。有人把“舍”的功夫称作“剔”的本事。契诃夫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脸的地方都剔掉罢了。”这比喻很形象，也很生动。如果说“脸”是主题，那么把那些与“脸”无关的东西剔除，主题便显露出来了。《我又坐在课桌前》就没有做到该舍的材料坚决“剔”除。如蝴蝶怎么样飞舞，怎么样摆动身躯，固然写得也很形象，很生动，但它与主题无关，应舍弃。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可能是烘托他获得第二次学习机会的愉快心情的，可惜没有点明。

主题鲜明，这是我们写文章起码要做到的。当然，这种“鲜明”并不是要求作者把主题赤裸裸地说出来。